

吴进才

油画·水粉·素描·速写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NLIC 29707188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进才作品集 / 吴进才绘.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2-5881-9

I. 吴… II. 吴… III. ①水粉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素描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2242号

主 编 张大卫

编 委 鲁 兵 秦健君 胡天麟

郭南凯 陈佐凡 林伟光

姚懋初 周梅娟 包国强

徐晓东 顾秋良

文字编辑 胡天麟

特约编辑 刘见谷

吴进才作品集

绘 画 吴进才

策 划 柯思嘉 吴 君

责任编辑 张旻蕾

装帧设计 张曙光

出版发行 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

社 址 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2

印 张 18

版 次 2008年10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1- 500

书 号 ISBN 978-7-5322-5881-9

定 价 280.00元

吴进才

油画·水粉·素描·速写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NLIC 2970718801



吴进才
1937—1998

吴建才速写集



题字：周慧珺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

序

吴进才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他的儿子吴君按父亲遗愿准备出版《吴进才画集》，要我写序，对我来说义不容辞，因为这是缅怀他最好的方式。

我认识进才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浙江美院油画系有个来自上海浦东农村的学生叫鲁银如（后改名为鲁兵）介绍他的同乡好友吴进才与我相识，要我相助。他俩都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周浦镇，少年时就在一起画画，感情很深。吴进才从小失去双亲，还是婴儿的他便被周浦镇一个姓陈的家庭收养，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养父病故，后来由吴姓的好心人把他抚养成人，吴进才的姓名也由此而来。吴家以卖大饼油条为生，小进才常因家贫而辍学，当他小学毕业时已是十七周岁了，家里希望他去做徒工养家，然而进才从孩提时就痴情于美术，他好心的美术老师一方面劝其父母让孩子继续上学，另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希望进才将来报考美术学院附中。可是当他初中毕业报考美院附中时却已超了年龄。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打工，学唱戏，搞设计，但内心喜爱的却是绘画，他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画，但却苦于无人指导。

作为美术教师的我有义务帮助这样的年轻人。于是，我们约定以函授方式交流，也争取不定期的面授。进才根据这一原则按期把画好的作业寄给我。他到码头画搬运工，到茶馆画喝茶的老乡，到村头画集市，到农田画耕牛……每次寄来一叠叠的素描速写，他都按照批改的意见认真研究、及时修正，所以进步很快。

逐渐的单色素描速写已不能满足进才内心情感的表达，于是他开始用色彩工具水彩、水粉画速写，后来又觉得油画更能表达自己对大自然色彩的感受，希望学油画。对一个业余者来说以函授方式学油画确实困难很多，但他坚持要学。说来也巧，上世纪70年代初我正好在上海《文汇报》工作一段时间，这样就有机会面授。进才开始学油画，他常常把刚画好的小油画速写拿来给我看，有画黄浦江上的船舶，有画村口的暮色……他满腔热情地对待所描绘的对象，关注大自然瞬间色彩的变化，他的色彩感觉良好且画得生动有趣，这样对他来说又多了一种画速写的手段。

速写是画家为收集和积累生活中的形象素材的重要手段；是认识生活的过程；是生活与创作之间的纽带；也是创作实践的组成部分。速写又是画家深入生活记录形象的基本功，也是锻炼记忆和果断运笔的好方法，因此经常画速写不仅能使画家深入地观察生活，收集素材，同时也是锻炼绘画基本功的好途径。

吴进才学习绘画就是从画速写入手的，他速写本不离身，随时观察、随时记录已养成习惯，因此他的速写不仅线条流畅、落笔果断、气韵生动，而且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进才自己的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却非常健康。豪放、坦率的性格，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使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希望和信心。进才的速写之所以感人，在于他对艺术的真诚，这种真诚发自内心又来自生活，是他的精神、思想和人格的体现。今天，当我们再细看他的生活速写时，不禁使人想起这么一句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依然活着”。

全山石

2008年9月西子湖畔

一支生花笔 写来都入神

张大卫



画家吴进才先生，英年早逝，已整整十年了。回忆往事，恍若隔世，但音容笑貌，宛若昨日。他曾是南汇沪剧团的舞美人员兼小生演员，曾非常走红。但是，他更热爱绘画，且有很高的天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重重挫折，而未能实现他的美好理想，令人唏嘘痛惜！

进才先生的公子吴君先生，是位孝子，念念不忘他父亲的遗愿，为先父编印画集而多方奔走，其诚可感，其行可敬。进才若有所知，也当含笑欣慰！

闭目静思，进才的当年如电影之镜头，一幕幕涌到眼前：

镜头之一 周浦钥匙桥畔的茶楼

水乡周浦镇，是浦东最为繁荣的城镇。那时，有很多明、清时代建造的石桥，最负盛名的有“南钥匙桥”和“北钥匙桥”。所谓钥匙者，是在两条河港交叉之处建了三座桥，这比之现在周庄的名声大噪的“双桥”，还多造了一座呢！可惜，这周浦的著名景观已毁于上世纪70年代！

且说在南钥匙桥的东堍，就是衣庄街，街上开了一爿茶楼。门口开在钥匙桥上栏杆边，这真是又一奇观。浦东的茶馆，往往兼作书场，大多说唱本地的钹子书，偶尔也有唱苏州弹词的。当时的茶馆客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去喝茶听书。茶馆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吴进才和爱画画的同学常常出没于茶馆画速写。某日，笔者随同进才和姚懋初去画速写。吴的一幅速写刚画好，说书先生也说到紧要处，突然敲了几下钹子说“停停再唱”。于是茶馆服务员为说书先生递上热毛巾，捧着盘子唱道：“那么又要回钞哉……”听众们便纷纷摸自己的衣兜，每人放几分钱在盘子里。那位被画的老先生此时回过头来，笑着向吴进才伸手要看他画的像。进才恭敬地递了上去，老先生看着，笑咪咪地点点头，从自己怀里掏出一支钢笔，在进才的速写本上他的画像旁，竖着写了两行字：“一支生花笔，写来都入神”。书法虽用硬笔，但风神飘逸。事隔几十年，一直不能忘怀！后悔当初没有问得尊姓大名，可谓失之交臂也！

镜头之二 周浦中学的校园

周浦中学的校园，虽没什么景观，但也有不少绿树青草。爱好美术的同学最欢喜去通往阅览室的一条小走廊，美术教师叶凤池先生在此办了一个校园画廊，定期更换，选登学生的美术作品。僻静的通道成了热闹的艺术沙龙，同学们有空就来参观评论。其中最令人称赏的是吴进才的素描写生、静物、石膏像和头像，还有姚懋初、鲁银如、沈海根等同学的速写。

吴进才画的石膏像是叶老师费尽周折去上海买来的，其中《圣母》头像，吴画得特别传神生动，那种微微一笑的慈祥而圣洁的神态，口角、鼻翼、眼睛瞳仁投影处，以及头发、脖子的朦胧虚实处理，真是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圣母的笑容可直追达·芬奇《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难怪，在他报考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时，考官们在审核他作品时，简直不相信这是他的作品。可惜的是，进才上学太晚，报考时年龄已20岁，进附中



超龄不少，以致未能录取，这个挫折对他的打击是残酷的！

可是，进才是坚强的，学画的意志毫不动摇！

镜头之三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那时，我们画友们的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速写册子，见缝插针，有空就画，画友们碰见时，第一句话就问“最近画得多吗？”接着便互相观看速写册子。进才画速写时精神很集中，如有旁人围在他身边七嘴八舌时，他要毫不客气地将人驱走。当他画完时，且认为满意时，大踏步离去，且摇晃着双肩，似乎有些得意的样子，而且常常唱着歌而离去。他最喜欢唱的是《拉兹之歌》，当年轰动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露宿街巷……活在人间举目无亲，……命运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我忍受心中痛苦事，幸福地来歌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人走远了，歌声也消失了。

大家以为他是歌迷，其实他是在倾吐他苦难的身世！进才的命运确是悲惨，他1937年生于上海南汇的下沙，不幸父母早亡，就过房给周浦西城隍街陈姓的家里作养子，但不久寄父又不幸亡故，再过房给周浦南八灶卖大饼油条和馒头的吴伯伯，从此改名叫吴进才。吴伯做小生意，没钱供进才上学，直到进才十三岁那年才进小学读书。进才的小学美术老师是沈尚林先生，他心地善良，见多识广，曾收藏有明、清书画家墨迹，他对明代的沈石田极为崇拜。当时，沈老师对进才非常赏识，在经济上也时有帮助。尤其是进才小学毕业时，因家庭极度贫困准备去当学徒时，沈老师劝他一定要上中学，说：“你有绘画才能，将来是国家的人才，大有前途的。”沈老师家境也不富裕，但还是拿出了不少钱支持进才上中学。

在中学时代，进才立志要报考美术学校，正巧拜识了青年画家秦健君先生，他是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秦健君先生的素描画得非常精到，也画过几本连环画。他是进才的第二位老师，他把正规学院的训练法教给了进才。于是，进才和画友姚懋初发奋绘画、日夜苦学。

镜头之四 栖身文化站

吴进才中学毕业后，没能考入美术学校，成了社会青年。但他更努力于绘画。当时，周浦文化站长龚文隆先生是一位待人诚恳、济弱扶贫的好干部，对贫困的艺人和学生给予很多关照。他把社会青年们组织起来学习文化、戏剧等，称之为“周浦社会青年俱乐部”，请陈伯祥当主任，进才也被邀加入。不久，龚站长知道进才家里太小，便在他宿舍里设了两张小床。一张给青年作者茅新友睡，一张就给吴进才睡。“青年俱乐部”配合政治宣传排戏，进才又画海报又当演员。当然，更多的还是躲在小阁楼里作画。某日，我去看他，他正在用彩色粉笔画头像，真是栩栩如生。

不久，为了生活，进才曾准备去徐州当矿工，但没去成。不久又被安排去周浦乡的周东生产队务农。1958年，南汇沪剧团来招学员，他去报考，一曲“一条大河波浪宽……”打动考官他被录取了，于是背起铺盖到了南汇。



镜头之五 水乡江苏兴化

进才到了南汇沪剧团后，领导上很重视培养他。曾派他到江苏兴化去参加“舞台美术培训班”。虽在兴化，但是教师都是来自北京的画家和设计师。他非常珍惜这学习的机会，因为这是平生第一次的正规训练。他们从头学起，从写生石膏像五官局部开始，进才画的一个石膏鼻子，淡淡的色调，但很立体，很有情调。老师给了是最高分数“5分”。他还起早摸黑，努力学习水彩画。进才曾对我说：“老师常常批评学员的水彩没有颜色”。当学习班结业后，进才带回来很多精彩的水彩画。水乡的田野、村庄、树木乃至朝霞暮霭、秋水长天，真如一首首田园诗，读来心旷神怡。进才由素描步入色彩的王国，这次兴化之行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些小巧而精彩的水彩画，由沈海根同窗为他精心装裱（切齐，在画背衬上厚的白卡纸），见者无不赞赏。

镜头之六 演员生涯“狼狼的批评！”

不久，剧团里领导还发现了进才的表演才能，便试着让他“跑龙套”。不久又把主角、配角都安排给他。由于他的投入专注，当演《雷雨》时，决定让他扮演主角大少爷周萍。他对前辈沪剧演员王盘声先生的唱腔潜心学习，逢人必说王派如何如何美妙；所以进才的粉丝们极多，台下观众对他的喜爱达到痴狂的程度，甚至连浙江省的一些越剧演员也佩服他，要与他交朋友。真是“一出《雷雨》，一炮走红”！

演戏走红归走红，但进才心里割不断的仍是绘画。他在舞台上耗去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他向笔者不止一次地诉苦，他的画笔没画在纸上，而是涂在脸上。真所谓“抛却画笔涂口唇”，这是他内心的痛苦！他想辞职，辞职后靠画些连环画维持生活，但这是他天真的幻想。当他把辞职报告交上去后，剧团领导组织了一个批评会“帮助他”，那领导还说要：“狼狼地批评！”（他把狼狼读成狼狼）全团的职工听惯了他的“狼狼”一词，也不敢为他纠正，更不敢笑话他！

大约过了一两年时间，剧团解散，进才又被分配到南汇毛巾厂任美工。

镜头之七 写生洞庭山

1966年劳动节前夕，进才来信相约，节日里去洞庭山画个痛快！约不到其他人，仅我们二人去。在苏州巧遇同乡好友王祖德先生，在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他非常热情地为我俩介绍东洞庭山的景点。三天时间，我俩走遍了二十四弯和白沙岭、陆巷古村、紫金庵、龙头山和席家坞等美景。特别在岱松村看到果农在“拍橘花”，就是把多余的橘子花摘下，说是晒干后可泡茶喝。进才画水彩素描，我画油画，他画好一幅水彩，未干就夹在写生夹的外面，背着，走得很快，那水彩画在他背后飞拂飞拂如翩翩起舞。他又唱起了沪剧《刘智远敲更》中的“寒风瑟瑟身上衣衫薄……”哀婉的唱腔，在山野回荡。



镜头之八 进才读画

1956年岁末，德国素描大师门采尔原作展览在上海展出。我们都步行到上海去看。回来后，某日见进才拿着一本杂志，上面印有一幅门采尔的《擦石板的学童》，进才看了又看，眼神里闪着非常钦佩的光彩。他的左手拿着杂志，右手放在画上，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五指并拢。从画的下部开始遮盖一部分画面，右手渐渐向上移动，被遮的画面也在渐渐变动，直到全部遮了上部，再慢慢地把右手向下移动进才上下反复多次，又把右手遮起左面，慢慢地向右移动，像拉网那样，待右部全遮后，又推向左面，如此反复多遍……他是全神贯注地在读画，在与门采尔对话，他脸上不时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还有一次，见他在读油画前辈全山石先生的一幅素描头像，好久好久，拿在手中揣摩。我走过去一看，他对我微笑着说：“我看得入迷了”！想起60年代初的某个暑假，鲁银如带他到浙江美院观看全先生的油画作品。回来后，他激动地描述着全先生作品如何美妙。虽然没见到全先生，但全先生的作品给他带来了无比亲切的感受！

进才的文化结构很奇特，他爱画素描、水彩、油画，是西欧文化，但不喜欢外国建筑，不喜欢洋房，他说中国的建筑才是世界最好的，如苏州园林等。他对沪剧的钟情也可说达到痴迷的程度，但他对民族乐器如二胡、琵琶、笛子等毫无兴趣，他甚至说要学乐器就学小提琴。他对中国书法很有兴趣，且努力练习，有时写信，也用毛笔，有相当成绩。真是一位“中西合璧”人才。

最后，还要提到他尊敬师长、爱护晚辈的好品德。他对恩师全山石先生极其崇拜，不许人家说半个“不”字。对他的徒弟、学生，热情教导，且常说鼓励和表扬的话。总是听他说：“小刘这团好来，忠心踏实，画得真是不错……”“某团进步飞快，前途无量……”等等。

进才先生虽已逝世十年，但其作品仍在放着光华，虽然散失了很多，但还能结集出版，甚为欣慰。见到他的画集，如同又见到了他。作为已故的南汇文化名人，进才永远活在我们大家的心中！

本文承姚懋初先生提供不少资料和素材，谨此致谢！

2008年大暑



作者系原上海市师范教研室美术教研员、高级讲师

浦东美术的拓荒者

鲁兵



上排左起：沈海根、吴进才、姚懋初
中排左起：秦健君、郭志明
下排左起：鲁兵、张大卫、许艺城

吴进才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宛在昨天。他是我初中时代学画的启蒙人，是我们浦东乡下美术爱好者的“师傅”。他对着前去请教画理的我和沈海根说道：“只要把你们的笔记本变成速写本，就会把画画好！”“把笔记本变成速写本”，就是将文字变成形象。遵循这一道理，我们也像师傅一样买了两斤白报纸，开始在纸上涂鸦。直到进了美术学院，端上了美术“饭碗”，我也对教室里的学生们说：“把你们的笔记本变成速写本！”一种思想代代传承，也造就了一代代的美术家 and 设计家。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位才华出众的师傅，却因文化基础只是初中等因素，始终被美术学院的高墙挡在外面。为生计他外出流浪，画人像，绘布景，辛苦跋涉，在全国的山水之间云游，在线条和色彩里寻找艺术的灵感。

周浦镇少年朋友的美术情结与我们这位“师傅”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多次表示将浦东美术进行到底的决心。第一次是1957年，俄罗斯画家列维坦和希施金的画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吴进才、张大卫、姚懋初、沈海根等集中住在我家老宅里。从凌晨徒步三十多公里到市区南京西路美术馆，傍晚又徒步回走，一碗阳春面支撑着我们沿路高谈阔论，表示决心向大师们学习，去面向浦东的大自然。第二次是1960年8月，当我拿着浙江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给吴进才和张大卫两位老师看时，吴进才激动得盯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提笔就给我画速写，张大卫先生抄起琵琶弹起了《十面埋伏》；大家又在姚懋初家里练起了素描，表示不管天荒地老，一定要把美术事业进行到底。第三次是1963年1月，我和同镇的浙江美院同学秦健君回家，吴进才、张大卫将画友们召集在一起，在镇照相馆合影留念，纷纷表示要坚持美术事业，要结识美院中功夫厉害的老师。最后一次是在1994年8月，我约吴进才先生去东海小洋山写生，他操起调色刀，对着风云变幻的大海激动不已，表示一定要到杭州去开辟新天地，结识新朋友……

吴进才是个自学成才的画家，他的第一个启蒙者是中小学的美术老师，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和较高的艺术修养，他们认真的执教态度使我们这些纯朴的孩子们十分敬重他们。那时国画拜师盛行，而西画拜师无门，吴进才只有根据少有的资料自己琢磨，我初次拜访他时，他已是我们周浦中学里公认的小画家了，他那被打满了分的石膏像眼睛、鼻子和陶罐等写生被陈列在学校的橱窗里，让我们这帮小兄弟对他刮目相看。他能将这些静物画得准确而立体。初二时，他就能画人物的动态速写。他虽不是神童，但对线条、形体和色彩有着天生的感受力。他家住在周浦镇上，一出门就可以画河畔的搬运工人。他还是菜市、茶馆的常客，善于抓住优美动态的瞬间，点划静态人物生动的表情。吴进才读初三年级时，暑期中拜见刚读浙江美院大一的秦健君为师，即后吴进才学画的兴趣更浓、思路更宽。

吴进才在周浦镇画了大量的速写，记得他在报考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时，老师对他交去的作品表示怀疑，直到他当场作画才信。他没有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是超龄的原因，就速写与专业知识而论，是不存在落选原因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前苏联《素描教学》在中国出版，吴进才如获至宝，对着列宾的速写不断临摹。我们在画友姚懋初家里摆开了石膏像和静物画素描，吴进才是素描的佼



佼佼者。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已失去，但从他上世纪70~80年代画的几幅石膏像：《马赛》、《拉奥孔》、《普鲁特斯》的画面上，可以看到他扎实的造型功夫以及处理明暗空间的能力。画面层次厚重，具有空间的深度和塑造的力度，笔调的轻重、艺术处理的能力也很强。

而当德国画家门采尔的速写画册在中国出版后，那种画风以及门采尔对待生活的态度感染着我们，吴进才学得尤为认真，在他的木炭笔和炭精棒速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他的《读书伙伴》、两幅《女孩头像》、《卖菜老大妈》等，形象表现得准确又生动，线条轻松而自由。在写生过程中，有时常碰到物象突然改变姿态，或一个局部有特色，吴进才能像门采尔一样，将变化的过程和物象的局部处理在一幅画面上，如《伏案男子》和在河南新乡画的驴子等。

1978年，正是他想报考研究生的时期，他的速写变得完整和细致，一幅《在建筑设计室里》，他将一位女设计员聚精会神的神态刻画得十分充分，其中包括环境和光线。同样《打毛线的女人》，体现了他的耐心和要求完美，也体现了他绘画的速度和素描能力。众所周知，在短时间内，将人物的神态表情和光影环境表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同时，吴进才具有良好的书法功底，他的速写准确性和生动性并存，画面轻松自由，明显地达到“写”的境界。几十年来他逐步熟练运用各种绘画工具：铅笔、木炭笔、炭精棒、钢笔以及自制的竹笔、鹅毛管笔，并在各类纸张上反复尝试，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他说画画时心情要放松，但眼睛要紧张和快速，线条要有轻重缓急，明暗虚实有致。就是在钢笔速写中，也表现出粗细和松紧的多变节奏。往往在结构转折之处，可以见到笔墨的变化，线条的运动、停留、拐转，交接轻松自然，画面充满张力，而常常产生笔不到意到的效果。钢笔画《女孩背部》，已达到了上述这种境界，他将女孩背部的形态、发式以及家具、环境刻画得十分精致而生动。

1983年，他在去广州的火车上画了几幅速写，也具有“写”的境界。他用软头笔将女孩的披发和服式画得十分放开，而额头和五官处理得十分小心，嘴唇部位只有极细的两三笔；而仰势的女孩五官用笔更少，生动而到位（见《沪广线上》）。这类瞬间可变的动态，在没有被人察觉以前就拿下，没有深厚的功底是做不到的。由于吴进才反对速写中涂改和事后加工，使他的速写生活味极强，生动而耐人寻味。

动物画在吴进才的速写中占着不少比重。他光顾动物园，也在村头抓画驴和牛；有时单体，有时成群，全部实景写生。有时，突然板车拉过，他几根动态线条抓住动势；鹿群卧倒休息，他就详细描画。最突出的是几幅牛群速写，他不是逐个描画，而是抓住牛群总体的动势架构，综合起来绘画，运用浓重的炭精棒宽面，在牛体结构的转折处刮压，使明暗和结构布局产生构成效果，在局部看是抽象的，而整体看是具象的。牛群的动态韵律，活跃而有序，达到了速写艺术的很高境界。这时候他在线条和形体的边界处理是放松的，线条和块面常常相互渗透、补充和修正，使画面更加饱满。

吴进才画画气韵十足，下笔果断有力、洗练、肯定而不更改。他用竹笔捕捉鸡的各种动态，运笔流畅，形神兼备，将鸡群悠闲自得的形态刻画得十分到位。他对动物园中的飞禽走兽兴趣浓厚，运用炭精条巧妙地表现雀类的羽毛、猴子的体态和质感。炭棒在他手



里轻柔和重压，能取得和毛笔一样的效果。他的多幅雀、猴、狸、鹰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吴进才性格豪放、行动自由，人生坎坷而见不到他忧愁，谈兴浓时常畅怀大笑。我们碰面后常常讨论热烈，从列宾、苏里可夫一直到米开朗琪罗和伦勃朗，崇拜库尔贝，推崇雷诺阿，不迷信于城市大画室，却崇拜罗工柳先生和全山石先生，对着他们的作品反复琢磨。我们在吴进才的影响下，起初就是无门无派的地地道道的浦东美工。聚在一起喋喋不休，讨论第一感觉的重要性，讨论速写要抓哪些瞬间，包括走路的姿态中脚底的翻转和手势的配合。有时沿路谈着，却听不到吴进才应声，回头一看，只见他站在一处不动，眼睛盯着旁边的人流和场景发呆，我知道他又在痴情观察了。他可以对着美丽的人物和场景长久凝视，在作画中倾注全部情感。在他笔下，可以看到很多浦东现已失去的风貌和乡情。

吴进才先生的风景速写亦具他的独特风格，他的城市环境速写少有工艺性，充满绘画性。他能娴熟地将房舍、树木、人流、车辆、店铺有序地组织在一起，用轻、重、繁、简的线条生动地表现，却又不失建筑的比例尺度、透视和结构。他到广州画过大建筑，走过西山、太湖、金泽、洪湖，画过小桥流水，人物速写画得更为奔放自由。他对着湖泊、水纹、船只像写草书一样，在很小的构图中显示美妙的韵律感，充溢着空灵、飘逸和洒脱。

在风景速写中，吴进才善于运用炭精棒和木炭，这在国内的画家中是不多见的。我们在炭精和木炭的几幅画中看到，他将树木、河道、船只、建筑的结构光影和空间层次表现得十分充分，构图虚实变化有序，画面主次分明，且有素描韵味，获得了钢笔速写难以达到的效果，行内人知道，用炭精棒和木炭画风景速写有较大的难度，搞不好会发糊，而吴进才却能熟练地驾驭。

由于条件的原因，我们当初作色彩画只有6色颜料。中学美术老师给的最难作业，是将一张水彩示范图贴在黑板上，叫学生临摹，大部分学生是完不成的，但是进才他们已远远不满足这种临摹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用水彩写生。有时他到我们老宅来，对着老屋和田野作小幅水彩写生，用色透明，色块布局舒服。他默默地吸取着张充仁、雷雨等水彩画家的艺术营养。

1960年冬天，浙江美院举办留苏学生作品展，我去信给浦东的兄弟们，可惜吴进才那时因担任沪剧小生角色无法赶来。他后来为这次失之交臂的机会遗憾不已。1965年以后，我和秦健君都分配到内地，和吴进才、张大卫很少联系。后来我知悉吴进才先生对于油画跃跃欲试。1963年冬，我回家同吴进才他们谈论留苏学生的小风景写生比赛以及全山石先生大笔触示范的过程，大家听得入迷，表示要不断努力。从那时开始吴进才用油画颜料作画，他一改“师傅”的态度，虚心听我讲述调色的技巧和怎样摆脱固有的“地瓜色”，怎样营造环境色。他领悟得很快，一改以往赭石色的面貌，将赭石色从调色板上撤走。

吴进才的色彩作品，得益于他的扎实的素描功夫和构图本领，他可以在写生过程中自由地挥洒，大刀阔斧地塑造。由于条件所限使他没能画大幅的人体和主题性的创作，但

大笔触的方寸之作不失豪爽和大气。他不仅爱名山大川，而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作品沿路送人或流失。那时浦东在时代变迁中原生态环境渐少，很多景色已经消失，但他笔下的乡村依然美丽，连一座不起眼的《桥头》，一条被淤塞却灌木丛生的小河《碧翠》，也画得那么迷人。看那未被开垦的《滩涂》，经他一挥扫，变得令人神往。整个浦东原野，通过他的挥洒，变得舒展、辽阔和欣欣向荣。油画风景写生的技巧，在他手上得到很好的发挥。他是我们浦东原野美术事业的拓荒者，多次表示要进美术学院深造，却由于文革的动荡及生活的波折未能实现。上世纪60年代初，吴进才因最崇拜全山石先生画风，由我介绍，从通信到拜识，恳受指点，师承全先生。此后他在恩师的指导下到处画油画写生，吴进才的美术创作进入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1994年夏天，我约他到东海小洋山岛写生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他激动万分，我们站在小洋山岛码头高坡上赤膊挥毫。他对着海面的夕阳大叫：“哎唷，这么美！快画，用刀画，鲁兵，用刀画更快！”他是用心灵在作画，以实时写生抒发自己的情感。《秋帆》画面上的天水、船帆、堤岸倒影都是用调色刀刮砌的。《日落印象》画面上的云霞和水港倒影的厚色，也是用了调色刀，使画面的最亮部分达到辉煌。

和他的性格一样，吴进才的艺术显示出豪迈和奔放，画面虽小，但艺术容量大。无论画天画地，画石画水，色彩自由不羁，多为一次肯定，画面上找不到拖泥迟滞之弊。对那些色彩对比强烈的景色，他常用宽短的笔触塑造。如《浦江船影》景中，直接运用冷暖颜色在画面上揉和，使桅杆、船身和水影抖动活跃，产生动人的音乐感。

吴进才作画含有较大的情绪性，兴致来了连续作业，有时突然搁笔不画，加上为了生计常不得不画一些布景和人像。为了鼓励他的信心，1992年，我拿了他的一幅《周浦小巷》水粉写生，前去山东参加“全国建筑美术教师作品展览会”。评委们一致对他的街景写生叫好。当我拿着“入选证”送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激动地说：“这等于半个文凭！”后来，吴进才先生的这幅作品荣获了一等奖。

吴进才体格强壮不知疲倦，长期坚持长途游泳，他虽然是我们中的老大，但染发后的他像个年轻小伙，医院不光顾，病例无记载；遇事不惊慌，相见乐呵呵。想不到，我正在筹划退休后老弟兄重操旧业之际，突然接到他病危的消息，我还以为他因想见朋友而编造的假信息，直到走进上海医院，方知他患了癌症，见到他交代后事的场面，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老了，浦东的草民美术家们老了！今天，我站在周浦镇拆迁的废墟上，心里感到荒凉和空荡。遥望南天，那云端之中，分明传来了吴进才的爽朗笑声，他和闪闪发亮的美术神仙一起，飘逸在东海的阳光和空气里。

吴进才的艺术永远不老！

2008年8月于上海莘庄





油画·水粉篇